

日本知名作家辻仁成曾形容，修復師是這世界上唯一能夠尋回失落時間的工種，出色的畫家、作者能流芳百世，但歷史極少有為修復團隊留一席位，縱然如此無損團隊引領後世穿越歷史、跨越古今的熱情。事實上，文物出土後，彷彿是經歷另一次生命輪迴，經過復修、運送、保存……環環相扣的多個階段，才能順利陳列在博物館，這個漫長過程中，除了修復師，還有策展人、研究人員各司其職，將文物的歷史光輝再現眾人眼前。

文：本報專題組

補修歷史缺口 回復逝去時光



■青銅鼎放入展櫃前，修復師需進行最後除塵維護。
康文署提供



■這尊明代青銅鼎獅蓋香爐展櫃底座內設有溫度及濕度檢測儀，在展覽期間隨時監測環境。
本報記者攝



■文物修復辦事處修復師陳永泉(左)和馮漢鏘(右)除日常修復文物外，還要確保文物在展覽中及前後各個過程中的狀態安全。
本報記者攝

■工作人員會在電腦室內透過中央系統時刻監測不同展櫃內的溫度、濕度。
康文署提供

修復團隊對文物的敬與畏，用現代人的話語就是「捧在手心怕摔，含在嘴裏怕化」，每個環節團隊總會思前想後一番，修復固然要深思熟慮，鑽研歷史文獻典故，推敲文物最初模樣，重拾其歷史光芒，但這只是工作開首，預防性保護及定期展覽，才是修復團隊周而復始的工作。

康文署文物修復辦事處二級助理館長(公共藝術)陳永泉表示，文物對溫度和濕度的變化非常敏感，過高或過低的溫度會加速材料的劣化，而濕度的波動可能導致文物的脆化或微變，「展櫃亦要根據每件文物的特性調節不同濕度，並在展櫃底部安裝檢測儀，透過中央電腦系統進行監測。」

在文物保護的字典裏，光照是看不見的殺手，過強的光線會導致文物褪色或材料分解，展覽中必須控制光照強度，不同材料文物，如紙張、金屬對於光照控制要求也不盡相同。陳永泉指，「譬如紡織品本身可能有染色，對光照極其敏感，因此需要特別控制，這也是公眾在展廳內通常見到燈光都較暗的原因。」

修復團隊的無微不至就在於對每件文物，有不同的保育方案，譬如對待捲軸式的畫卷或書卷，展覽時通常不會全卷展開，導致不同部位受光程度不同，久而久之或造成損傷不同，故團隊要定期展開不同部位的書畫卷，使整卷書或畫的受光度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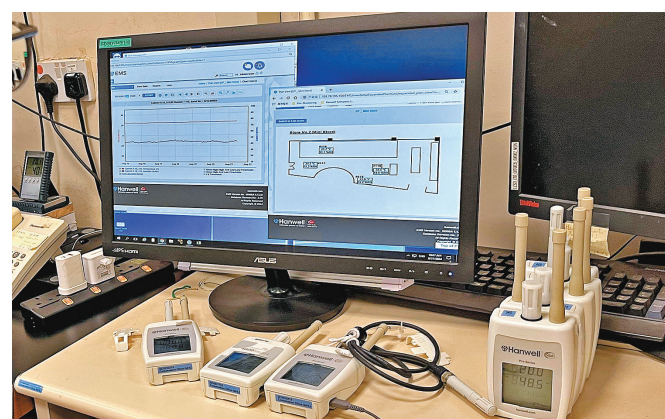
目前康文署文物修復辦事處共有約140萬件文物，每次只展出部分藏品，其餘大部分則「沉睡」在特定的儲存倉中，倉儲是文物保存的重要環節之一，保護措施需極為嚴謹。康文署文物修復辦事處總監(文物修復)謝建輝表示，不同類型的文物對環境條件要求各有不同，因此需要不同倉庫進行儲存，甚至分區調節溫度、濕度。「目前我們正在研發一套監測系統，用於檢測環境控制系統儀器設備的老化程度，要在儀器老化出現不穩定風險前，就對設備進行更新，這樣才能最大程度保證文物所處環境的穩定。」

只有展出，文物才能發揮其穿越古今的歷史意義，故文物要定期展出公諸同好，但運輸過程具有高風險，工作人員需制訂詳細的運輸計劃，包括路線選擇、時間安排、應急預案等，確保文物在運輸過程

中的安全。此外，運輸過程中需隨時監控文物的狀況，發現問題及時處理。

香港藝術館內正在展出的一尊青銅鼎獅蓋香爐，明代(1368-1644)就是由上海博物館借出，負責這件文物的修復師文物修復辦事處一級助理館長(陶瓷)馮漢鏘指出，團隊事前往上海與對方專家商議運輸及在香港展示中的保護細節。馮漢鏘表示，運輸過程中不單需要為這尊青銅鼎定製合尺寸、可從頂部側面打開的木箱，還要在內部填充合適的透氣防震物料以及適合數量的防潮珠，「因為對方要求濕度控制在30%，為了穩定這一參數，我們需要經過精密計算防潮珠數量及擺放位置。」

青銅鼎運至香港，進入香港藝術館展廳，準備安放至展櫃時同樣遇到難題，由於青銅鼎十分重，若搬運上展櫃底座至少需要兩人合力，但展櫃空間狹窄，又不容許兩人手臂伸入，因此搬運十分困難。為此，馮漢鏘及同事專門在展櫃底座上設計滾輪，既能保證穩固，又能順利將青銅鼎安放在展櫃內。



康文署提供

- 1 初步檢查
初見一件文物時，修復師進行初步檢查，記錄基本狀況。
- 2 研究文物問題
修復師與研究人員團隊釐清文物面對的問題，包括：文物時代背景、器物功能、材質、目前受損情況、受損原因等。必要時借助科技手段分析器物材質、成分等。
- 3 撰寫修復報告
撰寫修復方案，包括修復方法、所用材料、所用工具、預期效果等。報告需經策展團隊和管理層審核，獲得專家一致通過後才能開始正式修復工作。
- 4 修復操作
在不影響文物本身狀態的前提下，按需進行清潔，去除灰塵或污漬。根據修復方案進行修復操作，選擇合適的材料和方法。注重可逆性原則，避免使用不可逆的技術(如焊接)，以便未來可進行再修復。
- 5 修復記錄
修復前，記錄好文物最初狀態。修復過程中，不斷拍照、記錄文字，詳細記錄文物的狀況和每一步修復操作。修復完成後，撰寫修復報告，詳細記錄所用材料和方法，以便未來的文保人員能夠了解之前的修復過程和材料，減少重複研究的時間。
- 6 持續監測與評估
展示時，將文物安置於合適的環境，控制展廳和展櫃的環境條件，防止二次受損。無論是展示或保存，都要對修復後的文物進行持續監測和評估，確保其穩定性。有需要時進行進一步的修復或保護措施。

菲林盒一打開 螞蟻群跑出來



■文物修復師在進行修復前與團隊進行「會診」，研究最佳修復方案。
香港故宮提供

文物的防蟲同樣重要，謝建輝憶述其在電影資料館工作時曾收到國外一批未有妥善保存的電影菲林，「當打開菲林盒那一刻，數不清的螞蟻跑了出來，而這樣的菲林盒當時我們收到上千個。為了避免蟲害影響館藏其他文物，我們立即將這些菲林轉移至戶外空曠區域再進行處理(放生)。」所幸這些寶貴的菲林沒有受損，但倘若紙張、布料中出現蟲害，後果不堪設想。因此香港藝術館同樣加強巡查倉庫蟲害情況，一旦發現有蟲，還會製作標本進行研究，以評估整體環境風險。

團扇雙面刺繡 支架雙面展示

展覽是一場與文物的「集體對話」，在修復團隊眼內，文物不是平面的，而是多面向，多角度，如何導讀入場的普羅市民窺探文物身上的歷史烙印，這就有賴修復師與策展人共同研究如何布展。康文署文物修復辦事處二級助理館長(公共藝術)陳永泉以一把嵌沉香木雕芝蘭團團扇，清代(1644-1911)為例，「這把團扇實際上是雙面刺繡，傳統的平放展示下，公眾只能見到其一面內容，因此團隊研究如何進行雙面展示，最終我們為其自製了一個特殊的支架，既能直立支撐進行雙面展示，又不會讓支架損傷器物表面。」

身兼策展人的香港故宮研究員黃煒均表示，策展人負責展覽的策劃和管理，包括選定主題、挑選展品，並與修復師和研究人員合作，確保展品在展覽期間的安全和展示效果。他們會討論文物修復方法，確保展品呈現最佳狀態，並給出展廳和展櫃環境控制的建議，以防文物受損。他舉例道，「一件文物的展示策展人需要從視覺角度考量，但同時要和修復師研究使用何種支撐物，採用什麼角度，才不會對文物造成傷害。」

研究人員負責深入研究文物的歷史背景、材質和工藝，提供學術支持，幫助修復師了解文物的價值和意義，他們需要分析文物的成分，確定年代和來源，並為修復方法和材料提供科學依據。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藏品修復主任梁嘉放舉例，「不少文物其實是殘缺不全的，一些器物上可能有曾經脫落的鑲嵌物，但未來也可能找到缺失的部件，尋回的部件是否屬於這件器物，是否屬於這個安裝位置，這都有賴研究人員根據專業知識和歷史資料進行研究。」

不少收藏家在文物修復中同樣也扮演重要的角色，黃煒均以夢蝶軒為例解釋，「他們捐贈的藏品中，一些是現存罕有珍品，甚至是孤品，在研究人員缺乏資料進行參考時，藏家對這些藏品的了解，以及他們多年來的經驗和所具備的學術知識對整個修復團隊都是有力的支持。」



■這把清代的嵌沉香木雕芝蘭團團扇為能直立雙面展示，底部特別設計專用亚克力支架。
本報記者攝



碼上睇